

当我们阅读时，我们看到了什么

作者：[美] 彼得·门德尔桑德

Table of Contents

[画“画”](#)

[虚构](#)

[开头](#)

[时间](#)

[生动性](#)

[演绎](#)

[草图](#)

[技艺](#)

[共同创作](#)

[地图与规则](#)

[抽象](#)

[眼睛，视像和媒介](#)

[记忆与幻想](#)

[通感](#)

[能指](#)

[信念](#)

[模型](#)

[部分与整体](#)

[一片模糊](#)

封面设计

亦由彼得·门德尔桑德操刀

彼得·门德尔桑德是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艺术副总监，万神殿书局（Pantheon Books）艺术总监，曾是一位古典钢琴演奏师。他的设计被《华尔街日报》形容为“当代小说封面中最有辨识度与代表性的设计”。现居纽约。



献给我的女儿

命题是现实的图画。

命题是我们想象中现实的模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初次见到赫邱里·白罗时的感觉；当然，到后来，他那个样子我已经看惯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感到惊愕……我不知道以前我想象中的他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我知道他是外国人，但是，我没料到他的外国味那么重，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只是想哈哈大笑。他就像是戏台上或者漫画里的人。

——阿加莎·克里斯蒂，

《古墓之谜》

写作……就是另一种对话。因为但凡明白自己正与有识之士交谈，就不会冒失地无话不说；同样，凡是明白须如何恪守礼貌教养的作家，亦不会妄称无所不思：你能对读者的理解力表示的最切实的尊重，便是好心地将（写作）这件事分成两半儿，留一点东西给他们去想象，反过来，他们也能留一些想象空间给你。

——劳伦斯·斯特恩，

《项狄传》

幻想，这骗人的妖童，不能老耍弄它盛传的伎俩。

——约翰·济慈，

《夜莺颂》

画“画”

我可以从莉莉·布里斯柯说起。

莉莉·布里斯柯——“有着一对中国式的小眼睛和一张皱巴巴的脸”——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到灯塔去》中的一位主人公。莉莉是一位画家，整个故事中她一直在画一幅画，画中拉姆齐夫人坐在窗边为她的儿子詹姆斯朗读。莉莉将她的画架立在外面的草坪上，在她作画时，各色人物在房子周围闯进闯出。

她唯恐被打断，唯恐有人在她专心致志的时候分散她的注意力，想到有人会上前询问她的画，她简直受不了。

不过，善良可亲的班克斯先生漫步走来，观察着她的作品，问她想用“那个紫色三角形代表什么，‘就在那儿’”。（那其实是拉姆齐夫人和她的儿子，尽管“没人看得出来那是人形”。）

那就是母与子——普遍受到尊崇的对象，而这里的母亲还以美貌著称——它们竟可以被简化成一团紫色的阴影，他思忖道……

母与子：被简化了。

我们从未见过这幅画（弗吉尼亚·伍尔芙小说中莉莉画的画）。我们只是被告知关于它的描述。

莉莉所画的场景，是要求作为读者的我们去想象的。（我们需要想象两个画面：场景本身以及它被画成的样子。）

不如就从这儿谈起：从莉莉的画开始，从那些图形、墨迹和阴影开始谈起。这幅画是莉莉对眼前场景的解读。

我看不见莉莉想要捕捉的场景。

我看不见莉莉本人。她在我的脑海中，是一个难以辨认的神秘符号。

场景和其中的主人公都模糊不清。

不可思议的是，这幅画却似乎……更生动了。

虚构

“从书中拣出的无数个杂乱无章的念想，涌入了他的幻想。”

——堂·吉珂德在他的书房

当我们阅读时，我们看到了什么？

（除了纸上的字）

我们在脑中描绘了怎样一幅画面？

阅读这件事，是一种关于记忆的事。我们阅读时会沉浸其中，愈是沉浸其中，愈是难以在此时此刻用我们的分析思维解读令我们专注的阅读体验。因此，当我们讨论阅读体验时，其实是在讨论过往的阅读记忆。*

而这种阅读记忆其实是一种虚假记忆。

*威廉·詹姆斯把徒劳地内省自己意识的行为形容成“试图飞快地打开煤气灯，看看黑暗是什么样子”。

例如，我记得阅读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我看见了安娜，我看见了安娜的房子……”

如果我对你说：“形容一下安娜·卡列尼娜。”也许你会提到她的美丽。如果你读得仔细些，你会提到

她“浓密的睫毛”、她的体重，甚或她嘴唇上浅浅的绒毛（没错——就在那儿）。马修·阿诺德还评论过“安娜的肩膀、浓密的头发、半睁的迷离的双眼……”

可是安娜·卡列尼娜长什么模样？你也许会感觉与一个人物角色熟识已久（对刻画得十分精彩的人物，人们会说，“就像是我认识她一样”），但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在描画一个人物的肖像。一切都无从确定，一切都不甚完备。



大多数作家会（有意无意地）偏重描摹他们虚构人物的行为而非体貌。即使这位作家擅长描写外貌，我们面对的仍将是一堆支离破碎的零散细节所糅合成的杂烩（作者无法告诉我们一切）。我们便去填补空白，我们给他们添上阴影，我们粉饰他们的形象，我们剔除细枝末节。安娜：她的头发、她的体重——这些只是表象，并不创造出一个人物真正的形象。它们创造了一个人体、一种发色……可是安娜到底长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脑中对人物的素描比不上警方的高科技。

我们似乎需要动用自己的意志来想象人物的形象……

……尽管有些画面似乎是不请自来。

（这些画面都脆弱不堪，一旦仔细审视起来，它们便会羞怯地撤身而逝。）



我进行了读者调查，问他们是否能清晰地想象出自己最喜欢的人物角色。借用威廉·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一个深受喜爱的人物对于读者来说就如同在心中“描绘”（bodied forth）出来一样。

这些读者认为，一部小说成败的关键，在于它塑造的人物是否栩栩如生。更有甚者表示唯一能让他们喜欢上一部小说的理由就是主要人物能很容易地被“看见”：

“那您能否在脑子里描摹出安娜·卡列尼娜的长相？”我问。

“能啊，”他们回答，“好像她就站在我眼前似的。”

“她的鼻子长什么样？”

“我没想过；不过现在想想的话，她这样的人鼻子应该是……”

“等等——我问您这个问题之前您是如何想象她的？难道没有鼻子？”

“这……”

“她的眉毛重吗？有刘海吗？她坐立时重心在哪边？她驼背吗？笑起来有鱼尾纹吗？”

（得是一个多么絮叨乏味的作家才会告诉你这么多人物细节啊。*）

*不过，托尔斯泰曾多次提及安娜“纤细的双手”。这个标志性的描述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有些读者发誓说他们能够完完全全地描绘出这些人物，但只有在阅读的时候才能如此。我对此很怀疑，不过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们对人物的印象模糊，是否因为我们的视觉记忆通常都是模糊的？

我想到一个实验：描绘你母亲的模样，然后描绘你最爱的文学作品角色的模样。（或者：描绘你的家，然后描绘一下霍华德庄园。）你母亲与你最爱的角色两者的“后象”的区别在于，你越是用力想，你母亲的形象就越发清晰。而那个角色的形象却不会那么轻易地显现。（你看得越仔细，她却离你越远。）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当我们阅读时，我们看到了什么》[美] 彼得·门德尔桑德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970.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